



追问，再追问……

南京师范大学2008级文科基地班 著

考答案,是个体的。独立的哲学与人格,或许这才是人类思想进步的根源。

——张钰

平静地看完整本《哲学的邀请》,我承认,我的头脑里充斥着无数的问号,都是对哲学或类似问题的迷惑不解,更重要的是,我对哲学真正开始产生浓厚兴趣,这是我对哲学看法的一个质的变革。千言万语道不尽我的繁杂思绪,暂时借用封页上的一首《在路上》来承载,或许,“我在路上亦不可知”,“是在哲学的思考之路上”。

青春是最美的一段风景,哲学则在青春的时间跨度中给予青春的主体——人——以无限的智慧、无限的思索空间、无限的境界追求,可以说,青春之美不是毫无作为的让青春的岁月流逝、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过青春。青春之美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但我们只要有过思考,有过经历,就完全能够明白,青春之美在于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并不是好高骛远或目空一切地想凭借一己之力去解决什么世界难题、历史难题,而是希望青春的人能够真正用头脑去思考自己的问题,比如自己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知道什么和需要知道什么、自己是否在绝对意义上拥有自由、自己对于真善美是何态度,等等,只要存在于自己的头脑中的均可作为探索的对象)。青春之美即是不断反思和发现自己,探索自己的人生,关注周围的世界,企盼人生的幸福。

《哲学的邀请》是我看过的有关哲学的书籍中最有启发意义、最能解决疑惑并不断带来新的疑问、不断推进、不断发现的一本。虽然仅仅是入门,但在一定意义上,“入门”二字的价值相当可贵。我们以前或多或少在生活中解决过一些困扰自己的难题,但并不能看到丝毫哲学思维的那种系统性理论性的影子。而这本书探讨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对哲学有了最基本的认知。这绝对是一场思维风暴,来得那么迅疾、那么猛烈,冲刷了许多盘根错节的问题,引领我们用哲学的思维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要相信,暴风雨过后必有温暖的阳光和清爽的海风。

为什么需要哲学?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来仔细想一下,什么是哲学?哲学有何意义?怎样才是哲学的范畴?哲学的必要性在哪里?这样的问

真话,但是说话的人却在一片打骂声中被赶走了。人们在潜意识里都会排斥死亡,即使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死,也绝不把这句话放在嘴边来说,因为不“吉利”。想来这不过是人们害怕死亡,躲避死亡的一个现象罢了。但无论我们怎么躲,死亡依然是必然的,并且没有比死亡更必然的事情。从这方面看,“永垂不朽”貌似是一个很可笑的词。同样是“必死无疑”,动物的死同人类的死又不在同一意义上,因为我们可以意识到必死,但动物不行。只要我们活着,死亡就存在降临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以死亡的前提是活着,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不能依赖于年龄和疾病的。伊壁鸠鲁说我们无需惧怕死亡,因为我们不可能经历死的状态,当死亡真正降临时,我们已经感受不到了,所以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卢克莱修通过阐述我们从永恒之死中来,再回到永恒之死中去支持了这一观点。但恐怕这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安慰,也没有使大多数人因此而视死亡为惊悚。恐怖片就常常是以未知的死亡来引发观众内心的恐惧感。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有一句话总是对的:这么多关于死亡的是是非非的论证,为的,都是更好地活着。

——唐闻君

死亡怎样赋予了我们活着的意识?从意识到死亡的那一刻起,我真正意识到我活着。

作者所经历的孩童时期对死亡的突然意识,相信很多人都同样经历过,我也不例外。然而促使我从死亡恐惧中释然的并非如同作者一样的原因。相对于作者所认为的有死即是从死中偷得了时间,我更好奇于死与生这两种不同的形态会给我带来何种不同的感受,就如同我好奇于每天之于我会发生什么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一样,只不过那种好奇感来得更为强烈罢了。不过我依旧赞同——或者说长大后开始赞同作者说的,从死中我们才开始看见生。

说句也许不当却应该有些道理的话:没有比死亡更奇妙的事了。即使如我这般怀疑一切,认为一切不可知的人,都相信死亡的必然性,或者如同作者所说:“死亡代表着必然性本身。”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死亡是必然的,二是只有死亡是必然的。那么就引出一个更奇妙的话题:既然所有人都必然

惜还是继续像往常一样？

这便是死亡之于我的意义所在。因为死去我将彻底一无所有（包括躯壳），所以活着我便珍惜生活。我努力地在说服自己重“活”。

死亡来临即去死亡，死亡不至则在进步。

——张宇

还有比“我的死亡”更能促使我敬畏生命的东西吗？我第一次思考关于死亡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自己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我感到心中一阵酸痛，脑海中看到的一片黑暗中一个蓝色地球兀自转动，而我明白自己已离开且永远不可能回去了。就那样悲伤地独自体味着对死亡的恐惧，眼泪也顺眼角流下，这种恐惧让我不禁哭出声来，而当声音突然出现在这寂静的黑夜，我又仿佛回到现实，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还幸运地活着。认识到自己的死使作者学会了思考，而我却没有，只是有时夜里依然清楚地感觉着它带来的心痛，这种痛却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随着我逐渐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而自己还有一辈子的日子要好好过。

“死亡和太阳一样，都不能面对面地注视。”因为这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奋斗就可以克服的，我们终将有一天面对自己的离去与这个世界继续没有我们的存在。死亡让我们“无处可逃”。看到过一句话：父母是子女与死亡之间的一道山，他们直面死亡却又必须巍峨挺立，因为背后的子女靠他们给予力量与坚强。虽非绝对，但我们大部分人还是要目送祖父母与父母的离去的，那种彻骨的悲伤，我相信，源于他们的死亡，也源于我们自己即将面对的死亡，那道山轰然倒塌了，于是你必须直视死亡同时保持坚强。第一次直接地窥见死亡是我外祖父的去世，初一的我虽已不小但却未感到深深的悲伤，有些冷血有些薄情，或者源于对死亡的未知。然而当我几年后看到一篇题目为《今夜会不会是最后一眼》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外祖父的离去，那种真正的悲伤袭来，让我泪流满面，这是我第一次为外祖父的离去落泪，也是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亲人离去的悲哀。或许人生都需要一个触点，当某个时刻某样东西触到了你心中那根脆弱的弦，于是悲音四散。

的催化剂。

——侯华敏

我如何才能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人生在世,每天都会面临无数问题,可能是关于生命的,也可以是与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相关的,但我觉得人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人如果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有所不知,就可能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进而不愿再学习、思考、探索,从而变得越来越愚昧无知。这就像医学上的“无痛感”,人如果没有痛感,就不会知道自己受伤或者生病,很可能会就此死去;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不会了解到自己有不足之处,也就不会想要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人常常会存在这样的误区:问题不断的人是无知的。其实不然,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不相信自己至少略微有所知,他就不可能提出问题。因为人不可能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产生怀疑,进而提出问题。人能够提出问题是基于对所提问的事物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想要更深层次地挖掘它、发现它。

我是从哪里获得我自认为知道的知识的? 理性检验的真理能够跨越所有领域吗? 人的知识大多有三个来源,别人告诉;自己学习;自己亲身体验得知。但我们对这些知识又有多少把握呢?仅凭别人告诉我们就去相信,并不是一种很谨慎的做法。他们可能会出错,或者他们有可能会撒谎。学习这种方法虽然相对来说要更可靠些,但却也并非所有的学习材料都绝对可靠,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而亲身经验的事物,也不完全是知识的可靠来源,因为我们时常能体验到幻觉和错觉。

知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有理由质疑它、修正它。但不应该像怀疑主义者一样质疑人类所有的知识,认为知识甚至不能揭示任何东西;也不能像相对主义者那样,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且相对的真理因种族、性别、社会地位和每个人的利益而异。其实,真理如死亡一样平等,它不需要任何东西,它不需要信仰,不需要精神上的准备,不需要灵魂和感情

内是正确、可以被普遍认可和运用的,虽然桑塔亚纳坚持“人类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因为它是超越于每个人具体的思维的……因为它根本不构成一种视角”,但是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因此放弃对真理的探寻,我们依旧需要思考,需要那些相对正确的理论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在思考的过程中不断产生问题,就像我在阅读这门《哲学的邀请》时虽然感觉自己对它一窍不通,但是我依旧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若干问题,这也是从某个角度论证了“问题绝对不可能产生于纯粹的无知”这句话,毕竟正是我读了书,才能感受到自己对它的艰难的把握。谈到对所知道的事物的把握,才联系到上面所提到的真理相对性,我们绝对有必要不时地去修正一些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将它们与我能够找到的其他知识相对照,用批判的态度检验它们,以及与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它们的人警醒辩论。正如作者所言,理性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它像是一连串推理、摸索与审慎的习惯的集合体,部分受经验指示,部分以逻辑准则为基础。这又推翻了我之前脑中所认为的理性就是一种审慎的逻辑思维的概念。当然,在推翻这一概念之前,我自身进行了理性的考虑,而并不是因为这手中的书是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所著,北大林经纬所译的《哲学的邀请》基于理性的存在,我们可以在学习生活中获得一些理性的确认,来构筑我们不断完善中的知识体系,或许都只是一些我们周围的最简单的事物的存在,但仅仅是确认它们的存在,我们也是动用了理性思维中经验的那一部分。“习性是一种批判的智力程序”,在运行这个程序的过程中我们接受一些东西,抛弃一些东西,将主观思维与客观现状相调和,产生那些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接受的观点。所以得出理性的根本特征是普遍性。可以赞同的观点是:不管我们的性格如何,不管我们刚经历过什么或者犯过什么重大到不可原谅的错误,理性没有弃任何一个人而去。每个人的思想中都有理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共同的观点,从而成为仲裁这个世界的普遍规则。我们共同的人性也以此为基础,这样才产生了那些我们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每一个有理性的人。自然有人是厌恶理性的,苏格拉底说:“厌恶论证的危险,就像有人厌恶人类那样;因为一个人最坏的毛病就是厌恶论证。”厌恶理性就是厌恶人性,那么厌恶理性的人本身就不具备人性,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兽性或其

可知论、怀疑论的坚定支持者。我对科学之所以不信任，就在于科学认定自己是科学的，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我之所以向往哲学，就因为即使哲学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它也让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是对的。当然，为了使自己不会成为彻头彻尾的怀疑一切者，我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大众的主流的世界观之内——无论对错，然后用既有的哲学与科学解决问题。我把其视为“社会的哲学”。毕竟的毕竟，这可以保证我安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书中有些观点我很是赞同。“不管科学还是哲学，都是在回答由现实引发的问题。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相反，哲学并不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哲学回答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它们毋宁说是培育了问题，突出了问题的本质，并帮助我们继续追问下去”。这正是说明了“邀请”。

另外，科学与哲学的差别还“体现在到达各自结果的途径上”。科学可以从罗马走到中国，其间可以一路走到头，也可以条条大路通。哲学却只给你一个原点，甚至原点都不给，你可以随意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去，一个人，并以任何地方为终点。

我觉得科学给我的感觉更加理性，而哲学则偏于感性，因为哲学更会从“人”出发，从“己”出发，开眼看世界，最后再归于“人”本身。哲学更加“玄乎”，如果从工具的角度哲学甚至是无用的，却能满足，或者至少部分满足人类由衷的好奇心。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屹立于这个世界上，因为人们一无所知却一切想知。人为什么没有狂妄到企图主宰一切，因为哲学，至少是每个人心底的哲学在告诉我们，即使是人的力量足以挣脱地球，却还是一无所知。一无所知，让我们谦逊，却也让我们大胆地试图了解一切。

理性能够做到完全客观吗？完全理性的人难道不可怕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关于真理，关于对真理的追求，我们总有太多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能够区别于动物，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拓宽视角，追寻更多。

关于理性，我觉得有太多的不理解，就像本章开头桑塔亚纳所认为的：人类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因为它是超越于每个人具体的思维的……因为它根本不构成一种视角。作为一个有怀疑主义者潜质的我，我甚至不相信我们真

正认识了理性。我也不理解反驳怀疑主义者的作者的逻辑理论——为什么逻辑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客观规律难道不会违背逻辑?

当然,我仍然相信甚至坚信一定框架范围内的理性。理性是指路明灯(此处意义与作者提到的有所区别),它至少指导我们向一个符合社会共性的相对真理的方向走去。作者说“所有的理性论证都是社会性的”,我甚至认为,我们的理性以及我们运用理性所认识到的真理都是具有社会性(前后两个社会性意义不同)的。理性也是为人类做了一个框框,防止人类的思维把人类带到过于偏远的地方。

理性使人谦逊,如果大家认同的话。理性不会将任何一事物视为绝对真理,而是会不断质疑,“用来检验我们所谓的知识,从中拣选和保留正确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试探着迈向新的真理”。“自然中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是我们竟然能至少部分地理解它”,这句爱因斯坦说的话提供了很多信息,首先是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是自然大约是部分被人理解的。最后,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最奇妙的事情并非我们能理解自然,而是我们竟然能部分理解它。我们也知道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并非纯客观的,正如康德所认为的,我们所谓的“知识”,是现实所提供的一切,与我们的感性形式和我们的知性范畴的结合物。我们不能认识物自身,而只能认识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官感受并经由知性整理之后所呈现的那个样子。无数的伟大的人都在试图维持理性的谦逊。波普认为不存在任何标准可以宣称发现了最终的真理,唯有时间才能为认识论保留一个评判真理的最终和绝对的标准。没有“是真理”,只有“更具真理性”。人在世界的面前,即使拥有了人之为人的理性,仍欣慰地保留了应有的一份谦虚。

然而,我不得不提一下现实的社会。理性被高度异化了。正因为“理”相较于“情”是更“说得清”,更为量化的,更易被拿来作标尺,因而它作为一种工具,普遍运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不那么需要的领域中。从北京将数千种小吃的配料、做法制定严格标准,到“经济适用男”等现代女性婚姻标准的推广,甚至连“情”这一感性的东西都被“理”加以解构,变得功利。诚然,没有理,这些领域寸步难行,但理的过分介入,让这个本来就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冷”

了,人变成了社会大机器的螺丝钉,我们想哭不能哭,想笑不能笑,因为人只要按照社会当下固定的“理”运行就可以了。殊不知,理应该是允许被质疑的,也未必是正确的,也许现代社会本不一定需要真理,而需要一种有权力中心主义倾向的理吧!

对于理性,我坚守与崇敬,但对于这样一个人类高贵的品质,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使用它,仍然是一个不断接受质疑与改变的过程。

——王一青

为什么理性使我们区别于动物?我们能够做到完全理性吗? 理性让人区别于动物,动物按经验办事,而人追求真理。人根据理性去追求最大的可能性,不断接近真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理性支配我们的活动,一切活动我们都按照常人认为正常的方式进行,一旦人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时,我们都会说他毫无理性。所以理性很重要,而过分的理性则有害于我们的理智。完全的理性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境界。

——吴伟勤

在第一章中,作者告诉我们,死亡让人们开始思考生命,因而会自然而然地提出关于自己、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千万个问题。在第二章中,作者从“我如何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发问入手,向我们介绍了思考问答探索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原则)——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去质疑。

什么是运用理性? 作者告诉我们,运用理性即是在将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东西作为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之前,寻找和斟酌论据的做法。在生活中,我们通过许多途径来获得知识,道听途说,读书学习,亲身经历……但经由这些渠道而获得的知识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道听途说来的知识有可能是善意或恶意的谎言,书报杂志上所记述的内容也不完全是确凿甚至不完全是客观的。这让我想到主流媒体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渲染与铺陈,对某些负面消息的刻意回避,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网络上“愤青”们对当前社会现实一边倒的批驳与怨骂亦十分偏颇。偏听与偏信部分主流媒体或网络评论,都无

问

你无法逃避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

关于“理性”、“真理”的第二章结束了，可是问题仍然在继续。坦白说，第三章带给我的惊悚感毫不亚于第一章，因为我们的确无法推翻笛卡尔那些看似无理而诡异的假设。的确，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感受到的只是一场骗局呢？所有的“我们”又会不会是某个或某些极其强大的人手中的试验品呢？因为“我”无法感知到其他人的思维，那么又会不会其实被骗的只有我一个人呢？笛卡尔的假设与怀疑主义者们的思路有许多相似之处，总会有人觉得笛卡尔是不是疯了，反正我并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在阅读这本《哲学的邀请》之前，我已经产生了一些类似的疑惑，但我几乎从未和他人讨论过这些，内心的怯懦让自己害怕因此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现在的结论是要么我们都没疯，要么我们都疯了。或许那些被冠以“精神分裂症”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的智者，谁又知道呢。

回到笛卡尔的疑惑上来。“如果一切都从来不是现实，那又如何来欺骗呢？如果我们永远都在被欺骗，这样的理解让我心中的不安稍稍减弱了一些。尽管如此，笛卡尔的质疑是有意义的，他的怀疑质疑是探索研究的开端，而不是拒绝任何形式的探索和认知。在初看笛卡尔的这些质疑的时候，因为无法辩驳他的观点，我几乎要相信“命中注定”这四个字，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情绪，只要再接着研读的时候，那些本来固有的想法又被改变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至少可以肯定我是存在的。只有我存在，才有可能做梦，才有可能被骗。我们可以运用理性的能力，可以怀疑、犯错误、梦想、知觉，可以一起进行精神活动。一切都可能是幻想，但“我存在”却一定是真的，不管

到其他的任何东西。因此，也许他仅仅是一个幻象而已。

8. 抑或“我”只能是语言的定位效果？

可以说它是一种语言的定位效果。就如同“这里”或“现在”是一样的。许多词汇并不是对应着世界上某种物质的、切实可感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位置、关系或者原则而已，就如同“我”一样。是我们所使用语言的一个要求，可以说就是一种语言定位器的作用功能。

9. 当我内省的时候，我曾找到过笛卡尔意义上的“我”吗？还是只能找到休谟所说的各种知觉？

我从未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我”的东西，并不能找到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我仅有各种各样接连不断的印象，就像休谟所说的一样，我碰上的总是某些知觉，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10. 有意识与有自我意识是一样的吗？

有意识与有自我意识是不一样的。有意识仅仅是有感觉，而这个感觉的对象，受众极其广泛。而有自我意识则是将“我”置身于各种环境，从而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我是实施行为的主体。

11. 我的身体是单纯用来感知的，还是同时在这个充满可感知物体的世界上具有广延性？

我的身体不止是单纯用来感知的。我们有回忆，我们的感觉、欲望和思想均能得到持续与延绵。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来保持自己。即使记忆模糊，但我仍然是我，在经历了时间的跨度后，“我”的身体被延长了，因此，我的身体在这个充满可感知的世界上也同时具有广延性。

12. 我就是身体，还是我拥有身体？

我认为两种说法均有其自身的道理，很难区分孰是孰非。认为我拥有一个身体，是因为我们可以操纵自己的身体，开始于我的身体，并结束于我的身体。灵魂只是寄寓于身体之中的。然而，我就是身体这一说法也具有它自身的道理。因为我们始终无法说清前一种观点中“我”到底处于身体的哪个部分，似乎我和身体“合二为一”，本就分不清楚，并且，我处于身体的各个部分，却并不可见，如果我不等同于我的身体，我就没有了来源来栖息于身体内部。

么,如果我怀疑,我做梦,那么我首先必须存在。即是,我感知,我思,故我在。

2. 我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吗? 亦或是“某种东西”的存在,且这种东西还是非人格的?

如果我怀疑、思考、做梦等等精神活动,其前提都是“我存在”。倘若每个人的存在皆是非人格化或片段式的,那么“我”和“你”的差别就不存在了,进而否定了“我”的存在,也否定了所有人的存在的可能性。

3. 我就是身体,还是我拥有一个身体?

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或灵魂)都是我的身体内大脑的工作效果,同时,我的身体若是丧失精神,那么我的存在就被否定,而身体也同样不复存在。

4. 是我发明了我的自身的语言吗?

不存在任何私人语言。人类所有语言要得以存在,都必须为其他人所理解。语言是公共性的,我和其他和我一样具有理解词义和使用词语能力的人共享这种语言。

——朱正萑

追问……

当问题的聚光灯投射于我们自身

我是谁? 有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我经常在想,我为什么是我? 我是什么? 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

今天读到这一章,开始的部分提出了很多怀疑假设,但是这些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庄周梦蝶”是古人对人生的追问的典型例子,现在这样的疑问,于我,依然有效。究竟是我在现实中还是自己在梦境中又或者是在别人的梦境里?

笛卡尔提出一个恶的精灵的假设,令人毛骨悚然,这些假设如此怪异,但我们不确信,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

我有时候也会像笛卡尔那样怀疑这一切,只不过没有他那么“疯狂”。怀疑,从怀疑自身开始。

我——精神——身体——语言——人性。

作者最后很恳切地说道：因为通过语言，我可以在一个“你”面前这样称自己为“我”，通过语言，“你”也可以在“我”的位置自称为“我”。建立公共语言的意义范围，就是为人性划定界限。难道不正是在人性这一点上，我才能找到关于“我是谁”或“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吗？

我似乎明白作者的意图趋向了，我是我，是上述阐述的事物，是具有人性的个体，然而，我们何以为人呢？

——陈余

如果存在肉体与灵魂两种形式，那么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呢？虽然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对哲学也没什么兴趣，但有时我也会像笛卡尔那样想：也许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人生只是一场永恒的梦，或者只是某人的棋盘和棋子，或许我们的宇宙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玻璃球。看过《楚门的世界》后，这种想法出现得更加频繁，或许这个世界就是某个导演安排的舞台，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我是真的。也是在这样的思考下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经典结论。而灵魂是一个及其抽象的概念，如前文所说，关于灵魂，以我的大脑对其思考不出任何东西。而肉体则是十分形象的东西，形象得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感觉到，就我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庄周可以梦蝶，他将灵魂置于蝴蝶的体内，但充其量也只是一只能思想的蝴蝶，我们不会认为他是人。或者说我们的躯体只是一个容器，它是有边界的，束缚着我们，灵魂可以无所凭借，但肉体却不能，另一个方面，肉体也是一种工具，将我们的一些思想具体化。

——戴俊华

我是谁？“我是谁”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思考的问题，这或许源于我们对目前生存状况的一种困惑，亦或许源于一种满足和试图占有的欲望，又或许是因为过于熟悉的事物所带来的一种不真实的陌生感，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失去信任。由此，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试图寻找一种认识现实的可靠

在这本小说中，整个人类只是外星人的果园中的果子，摘下一个或安上一个。总觉得在冥冥天外应该有一双眼睛，充满嘲笑与愚弄地看着我们。在动漫《犬夜叉》中，主人公阿离即被关在这样的玩具世界中。这样的想法总是轻易推翻内心的所有信心，让人心寒。

虽然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抱着不确定，但对于“我”的存在却不曾有过怀疑，到笛卡尔的彻底怀疑倒有些觉得可笑了。不过，从一种学术严谨上来看，笛卡尔不过对习以为常的事物没有信任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躬行去认知、证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这样看来，我浑浑不觉、心安理得的二十年突兀地表现出愚钝。

作者说“为什么这个因‘思考’而存在的东西是我，一个人格化的主体？……难道我们不能只是以人称方式谈‘思考’或‘存在’吗？……”其实，倘以这个作为对个人存在的质疑，倒是有点脱离哲学。我自认为这只是一个语言上的问题，作为一种名称，“我”就如“桌子”、“椅子”一样，若不是现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民众心理，完全可以将“我”指称的东西用“泥”、“土”或者其他语词代替。

语言决定思维？“从我开始思考自身起，我就在我的内心找到一种语言，没有它我就不可能思考，甚至连做梦都不可能。这种语言不是由我发明的，而是和其他所有语言一样，必须是公共性的。……‘存在’、‘思想’、‘恶的精灵’等词语，是具有象征功能的创造物……语言赋予了我的内心世界以形式，通过语言，我能假定并且必须假定其他人的内心世界的存在。……建立公共语言的意义范围，就是为人性划分界限：难道不正是在人性（这是我与其他具有言说和思考能力的同类共享的）这一点上，我才找到关于‘我是谁’或‘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吗？”

这一段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着实让我读得酣畅淋漓。特别是最后的“人性”说，倒是与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小故事相应。那则故事描述一位青年被父母送往山中隔绝人世长大，在18岁父亲领着下山时，途遇一群美丽的少女。少年问：“那是什么？”父亲回答：“那是绿鹅，会带来灾祸。”少年却请求父亲：“请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这倒是可以说明，在一个由公共语言意识上建立的

一颗棋子。这样说来,我们都在无可救药的犯错误,并无时无刻不在把虚假的当成真实的。这样的假设疯狂而又古怪不安,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只是比其他人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更加没有信任感。他希望通过自己来认知和证明自己所知的东西。

我是谁? 我相信我是我,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同时也是对他人而言。我是我,因为我通过时间来保持我自己,因为我区别于他人。我相信我与之前的我是同一个人,我还相信,我只要活着,我就仍然是我。意识、反思、自我意识,我不仅具有意识,这是任何一种动物都具有的,但我还具有自我意识,即关于我的意识的意识。这是一种将我感到有意识的事客观化,并将其置于一个序列之中的能力。总而言之,我的“我”不只由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良心或者精神世界所构成。这种内心的维度,同时也伴随着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中的我的外化,外在于所感知的事物的领域:我的身体。我深信,我开始于我的身体,并结束于我的身体。

——沈福禧

我思故我在? 几乎没有人会记起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存在的,因为人们总是自然而然认识了自己,好像这是本能。人们能够“开眼看世界”,因而人们能够认识其他人,其他事物。但是,有一件事总是那么让我疑惑,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自己——即使是镜子也不能看到自己的全部,更别提古时候或是瞎子了,我们却能清楚地相信我们自己是存在的?

有些人会向我解释说,并不一定要看到,只要能意识到自己,就存在了。那么,如何说是意识到了呢?如果没有意识,人还存在不存在呢?植物人算不算“人”这种存在呢?

我们绝少会思考“我是谁”,因为“我是我”,不管是孩提时代的“我”,还是未来的“我”。但作者在这里认为即使没有记忆,“我”还是“我”,我却认为这种“我”的存在感当然需要记忆的延续,因为“我”的存在是与自我判定下的“我”分不开的。比如一个失忆的人,像《我是谁》里的成龙,他忘记了他是谁,所以他就找寻不到他过去的存在。所以可以换句话说,只有自我判定了自己的身

了身体的很多部分,只要躺在病床上的我还有意识存在,我便存在。而除却身外之物,许多“身内之物”也并非我存在的必需品,但需要指出的是,大脑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东西,至少我从没听说过换脑的,至少我所认为的“我存在”,大脑还是需要的。

我对唯我论者的观点十分感兴趣。既然他们认为自己的思维只为自己所知,而并不知道他人的思维是否如他一样,那他是如何知道其他人将“唯我论”的理念外化出来的呢?甚至几乎就不可能有人拥有这样一个“唯我论”呀,那又为何要为世界上没有更多与他一样的唯我论者而感到诧异呢?

我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也十分感兴趣,也觉得十分钦佩。在维氏看来,语言并非单纯的工具,其中蕴含了包括理性在内的人类思考模式和众多意识。同时,它必须具有公共意义。“建立公共语言的意义范围,就是为人性划定界限:难道不正是在人性(这是我与其他具有言说和思考能力的同类共享的)这一点上,我才能找到关于‘我是谁’或‘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吗?”

——王一青

我是谁? 人类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就是:在一个一切都各安其位,一切都必须循规蹈矩地按照自身性质行事的宇宙中,人类却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和不确定状态。

“我是谁?我是什么?”从科学理论角度看,“我”是一种高等动物,由远古猿类进化而成为直立行走的“人”。但是,我到底是个东西?我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不可能成为其他人?对笛卡尔来说,“我”是一个思考的事物,但不曾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我”的东西。我觉得我通过感知来了解这个世界,“我”存在因此我会思考,“我”是一种语言定位器,人们用“我”这个词来指代自身的这个实体。每个人指着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说“我”,作者所说的“我开始于我的身体,并将结束于我的身体”也是有道理的,当我死去,我也就不存在。把“我”再往深层次挖掘,也就是所谓人的心灵,思想的源泉。

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还是同一个“我”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

主体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人的思维,相貌,行为动作都已改变。虽然我们还是称这一主体为“我”,但已经有了些许变化。正好像现在的“我”精神抖擞,已不是过去那个垂头丧气的“我”。正如书中所讲:我的“我”不止由精神世界所构成,同时也伴随我的身体。那个身体永远伴随着我,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吴伟勤

我是否真实地存在? 在西方哲学领域有这样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的确,只有首先从“自己”出发,回答了“我是谁?”“我是什么?”的问题,才有可能去更好地认识“我”所生存的世界。而在探索“我是谁”、“我是什么”之前,我们首先得确定自己是否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这个命题似乎有些荒谬,很多人觉得,“我存在”这一命题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为什么“我”是存在的呢?作者在本章的开始就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解答:如果我怀疑,如果我做梦,那我首先必须毫无疑问地存在,才能够做梦和怀疑,我有可能被骗得一塌糊涂,但是我必须首先存在,才有可能被骗,用笛卡尔一句很著名的话来概括,即是:我思故我在。这里所谓的“思”并不狭义地指运用理性的能力,也包括怀疑、犯错误、梦想、知觉的能力,以及所发生的一切精神活动。

而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如果我们所感知的万事万物只是外星人为了捉弄我们而制造的虚假的世界,如果我们是不存在的,那么探究“我是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确定了“我”是真正的“存在”(不管是存在于现实还是存在于幻象之中)之后,我们才可以正式开始对“我是谁”“我是什么”的探索。

作者认为:“我”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我们所说的由良心或精神世界所构成的内心的维度(即灵魂)。其二是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中我的外在化(即身体),简而言之,就是“我=灵魂+身体”,因而,有两种阅读我的生命,阅读什么是我的方式,一是外在的方式,可以根据我的动作方式来加以评判,主要是评价我的各种器官是否正常运转,判断我的体能与职业的如何,我有没有违法